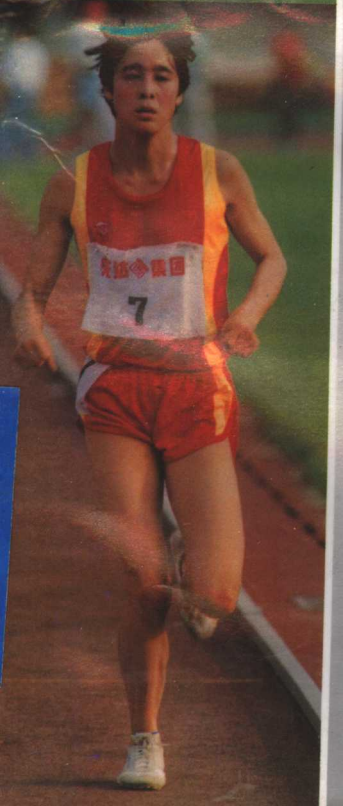


脚印

—徐世平 体育新闻 作品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脚印

——徐世平体育新闻作品集

徐世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玉琴

封面设计 邹越非

脚 印

——徐世平体育新闻作品集

徐世平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 2 字数:268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130-X/I·131

定价:19.80 元

徐世平成才的条件

白子超

徐世平发表在《新民晚报》、《新民体育报》上的作品，大部分是由我编发的。我俩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我想，大概是基于这两条原因，徐世平才请我而不是其他什么名家、什么领导为这本集子写序的。

我初识徐世平，是在1982年7月，他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去《甘肃日报》实习后回到上海。他瘦瘦高高的，戴副近视眼镜，话不多，有点不卑不亢、不做不谦的味道，属于“独往独来”的那一类。当时，我跟他并没有什么私下交往，我作为编辑只是处理稿件，策划版面。慢慢地我发现，徐世平的稿件是体育组（后扩为体育部）所有稿件中最干净利索的，什么5个W，什么逻辑、语法、修辞，都没什么

问题,起码没什么大问题。遇到这种稿子,编辑当然高兴,所以我夸他“不愧是科班出身的,有两下子”。作为记者基本功之一的文字语言功夫、表达写作能力,徐世平在中学、大学时期就打好了基础是毫无疑问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徐世平不仅精于表述,而且没几年时间就做到了精于独到的表述,其立意、其观点、其角度……常令人耳目一新。应该说,徐世平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脱颖而出,其新闻作品不仅在《新民晚报》体育部首屈一指,而且拿到全国体育新闻界去比较,也是超乎一般记者之上的。记者最可宝贵的是新闻头脑和新闻眼光,是新闻敏感性,是在常人看不到新闻的地方发现新闻,挖掘新闻;而优秀记者之所以优秀,则是由于他能在一般记者看到一般新闻的地方发掘出特殊的新闻。徐世平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事业有成,榜上有名,所以“三十而立”用在徐世平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一般读者、一般评论者可能不太容易弄明白:徐世平的体育新闻作品为什么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我觉得我可以解答这一问题,起码可以提出供大家寻找问题的线索。这里面当然包括了我对徐世平的介绍、看法和评价。

先看徐世平的主观因素。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徐世平智商较高,天份较高,从小在各方面都显露出此人不是平庸之辈,这是徐世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才的最可宝贵的先天因素;第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但需要单独指出的是,徐世平有灵性,有灵气,尤其是悟性甚高,什么“听话听音”,什么“举一反三”,什么“触类旁通”,什么

“灵机一动”，什么“顿时省悟”，什么“豁然开朗”……在他都是常有的事，这正是徐世平区别于那些“聪”而不“灵”的人的地方；第三，徐世平的性格从本质上说是属于内向型的，他的心扉总是关得紧紧的，任何人都甭想从他自己嘴里了解他最隐秘、最深沉的思想，而他的随意、通达、潇洒（这与他刚进《新民晚报》时有所不同）外表的背后，则是外人难以捉摸的迷宫，他不甘于人后，渴望进取，但他的心思藏而不露，隐而不发，常常是只做不说。内向型性格的人要么十分脆弱，要么非常坚韧，徐世平无疑是后者的代表，这是徐世平很少大起大落的根本的内因；第四，徐世平知识面较广，兴趣面更广，吃喝玩乐样样喜欢，他只是一个极一般的体育爱好者，根本没有迷恋，也谈不上精通，当时初出茅庐的他本意并非当体育记者，现在功成名就的他本意还不是当体育记者，这是徐世平的体育新闻作品不拘泥于体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造就徐世平的客观因素。改革开放的机遇，体育新闻蓬勃发展的氛围，80年代中期后期宽松的舆论环境……是人人都遇到的，无需多说。这里只谈一下《新民晚报》这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小环境”。《新民晚报》几十年来始终重视广大读者喜欢的体育报道，以至于体育版成为这张报纸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支柱”是社会新闻版和副刊）。80年代初中期，国内极少报纸能象《新民晚报》、《羊城晚报》那样提供版面让体育记者施展身手。其次，《新民晚报》一贯强调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俗易懂，平等待人，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飞入寻常百姓家”，让8岁儿

童至80岁的老人都能喜欢这张报纸,体育报道更不能例外。徐世平正是在晚报的这种环境中去适应、去理解、去创造,才做出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风格。比如,80年代初期徐世平笔端的生动活泼乃至流金溢彩;80年代中期徐世平笔下的详实客观以及凝练冷静;80年代后期徐世平报道的深入浅出和敏捷成熟;90年代以来徐世平文章的思辩色彩和纵横捭阖,无不反映出《新民晚报》各个时期对记者的要求。当然,徐世平绝非“匠”人,只会学习继承,而是自成一“家”,其中不少发挥、独创。徐世平的令人赞叹之处正在于共性之中显露个性。综观徐世平的新闻作品,它们的是体育又非体育的面貌,它们的明显的社会意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道德的……),大概只有在《新民晚报》这块土壤上才能产生。我想,徐世平终生不会忘记《新民晚报》对他的熏陶、培养,不会忘记该报已故社长赵超构、前任总编辑束纫秋、老报人冯英子、沈毓刚、梁维栋、吴崇文等前辈对他的教诲、引导。再次,《新民晚报》对徐世平这样的人才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促使他尽快成长。报社始终对他的作品给予特别的关注,促使其优秀篇章在上海、在全国的评选中获奖;报社陆续给他许多荣誉,鼓励他不断进取;报社给他比别人更多的采访大赛的机会,帮助他大展身手……

正是这种种的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的结合,才使徐世平的体育新闻作品风格独具,耐人寻味。否认徐世平个人的聪明才智,否认徐世平面临的环境机遇,都不能使问题得到较为完满的解答。

人都是很复杂的。徐世平属于那种“特别复杂”的一类。写到这里，我插入一个小故事。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结识了一位对“姓名学”深有研究的人，他说姓名不仅是符号，而且透露出许多信息。于是，我写了一些我熟知的朋友的姓名，考考那位姓名学家。姓名学家关于“徐世平”谈了许多，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徐世平人很聪明、精明，也很有心计，他得到的东西（职位、名誉、成就等等）绝不会轻易失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和人际关系中他不大会吃亏……这番话虽然并非那么精确，但也不是无稽之谈，起码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这些内容基本上属于性格问题，而性格是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描述的。不过，我倒宁愿徐世平再少一些政治家的心计和手段，而更多一些中国文人的风骨和洒脱，这样，徐世平的文字作品必将跃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如果再让我对徐世平提出希望的话，那么我劝徐世平不要满足于已经具有的相当丰富的知识，而要进一步读书，多多读书（事实上，徐世平这些年来吸收新的知识是很不够的）使自己的头脑更广博，使自己的思想更深邃，使自己的见解更精湛。当然，我非常愿意看到徐世平非体育新闻作品的作品，也就是说，我认为徐世平应该而且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写一些非体育新闻的散文、随笔、杂文、传记乃至其它文学作品，我甚至觉得徐世平可以列个计划，写几本书，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空前的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5年7月于上海

脚 印

—

人生真奇妙。

有时候，一个偶然、一个误会便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我当体育记者，似乎便是由许多的偶然和误会“撮合”成的。这一“撮合”，竟使我在体育圈子里混了十几年……一个人有多少个十几年呢？！我感慨！人生，不可捉摸，也无可奈何。

我这个人天资并不聪明。小时候，常有自卑感。生平怕两件事，一是作作文；二是上台讲话。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说法：写日记能提高写作能力……于是，试着开始写日记，并模仿“雷锋日记”，通篇豪言壮语。到后来，杂七杂八，平凡琐事皆入日记，竟不能自拔，

一写就是10年，并攒下了厚厚七大本日记。1975年，试着给《文汇报》“教育战线”投去一篇400字的文章，居然被印成铅字，欣喜至极。于是，开始做记者梦。1978年高考，第一志愿，挥笔写下“新闻”两字，竟然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

大学时代，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自以为学识不浅，并希望在若干年后能写出一部类似于《光荣与梦想》的书……但写作课，唯一得优秀的作文仅是一篇国际短评，徒生悲哀。于是，发誓决不著书。1981年，勇敢地报名去《甘肃日报》实习。4个半月的时间，几乎跑遍了甘肃农村，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黄土高原，从“陇中苦甲天下”的定西到高寒的甘南藏族聚居地，写下了大量农村问题的报道。其中，一篇有关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被“引起重视”、颇受赏识。有一天，我去河西走廊采访，从一个生产大队到另一个生产大队去，竟然徒步走了一整天，累了，靠着茼蒿草躺一会儿，渴了，便喝一口祁连山上淌来的雪水。当时，右边是茫茫戈壁，左边是皑皑祁连，抬头是蓝天白云，置身其中，竟有一种被天地净化的感觉……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农村，这使我大吃一惊。这段经历差点改变了我的一生。大学毕业的时候，系里领导征求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我竟一口允诺。

然而，一切都事与愿违。临分配前几天，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他说：“上海有一个名额，你是上海人，希望你能回去……”对许多上海人来说，回上海工作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我则有些不悦，不是说好去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吗？！我

想了想，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知道上海的接受单位是什么，如果不理想，我不回去！第二天，系里答复了，上海的接受单位是刚刚复刊不久的《新民晚报》。我是上海人，当然知道《新民晚报》，也知道它的悠久历史和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我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上海名额是与中文系对调的。中文系的一位上海同学对象在北京，他不愿意回去！结果，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名额也给了中文系。后来，我听说，一位“顶替”去那里工作的中文系同学在其后的政治风波中受到了牵连。环境使然，这也是命！我闻之嗟叹不已。

临回上海之时，中国第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将在北京钢铁学院举行，北京钢铁学院校刊的一位老师来我们学校求助，希望新闻系能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三位同学协助他们出一份运动会会刊。我则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冒昧地给《新民晚报》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在编辑会刊之余给《新民晚报》发一点消息。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回信，报社热情地欢迎我能“提前”为他们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还随信附来了几张介绍信，供发电报稿时使用。这样，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我为《新民晚报》体育版发了十几篇稿子。那6天，我一心两用，想想真辛苦。每天深夜，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从北京郊外的钢铁学院去城里的电报大楼发稿，黑灯瞎火的，我摔倒过两次。其中一次竟迎面同一位骑车姑娘相撞，稀里糊涂地赔了10元钱便匆匆而去，回到宿舍，我才发现自己的裤子被撕出一个很大的口子，大腿被拉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当我忙完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报道回到上海，并立即到《新民晚报》报到时，报社为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办的学习班已经结束，第二天便分配工作。我甚至根本没有被“征求意见”，便被“理所当然”地分配到体育部工作。人事部门的同志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做体育记者不错，大家都知道！”我的天！都知道什么？不就是那十几篇不伦不类的体育报道？！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我一直想当一位跑政治的记者，跑国际新闻的记者，跑经济的记者，甚至是跑农村的记者。初来乍到，根本不容分辩……我就这么当上了体育记者，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并留下了400余万的体育文字。

十几年来，我就象一位匆匆的赶路人，不停地走呀走。从上海走向全国，又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一个完全不谙世故的“热血”青年走入一个成熟、且有点圆滑的中年……多少个不眠之夜，伏案狂书，有“春蚕食叶之乐”；多少个多事之秋，茫然无措，则有“心绪纷繁之愁”……

中国人常说：“三十而立”。1988年，我刚好30岁。那一年，我赴韩国汉城采访第24届奥运会，并成功地报道了震惊全世界的“约翰逊事件”……这一年，可说是好事不断；上海市“十佳记者”，上海市青年“十大精英”，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同年，我的儿子也出世了，并分到了房子。有人开玩笑地说我是：“五子登科”。春风得意，但我不敢有丝毫的满足。相反，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我觉得一切都来得突然，来得莫名其妙。我想，如果报社派别的记者去汉城，也许这些荣誉便可能是别人的了。上海市青

年“十大精英”颁奖那天，我没有出席，跑到幽静的四川青城山去了。我心里想，如果站在那个领奖台上，我会受不了的。“高处不胜寒”！我感慨。

二

我学的是新闻，所谓的“科班”出身。但我的新闻观是什么？我一直都弄不太清楚。这是不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呢？

1990年3月，全国晚报体育新闻学会年会在合肥举行，我带了一个选题去，叫“体育新闻的社会性”。临走之前，我作了一点准备，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因为，多年来，我感觉都是用这样的观点去写体育新闻的。但是，一到合肥，我才发现自己的选题与整个全国晚报体育学会年会的主题格格不入。在年会的开场白中，一位晚报体育新闻的前辈给这次会议确定了一个主题：“体育新闻也有高度的政治性。”我有些犹豫，是不是还要做一个专题的发言。当时，与会的《齐鲁晚报》记者李思民私下对我咬耳朵：“上海和山东踢成一比一，也是政治？！”这句话，使我坚定了发言的决心。“开场白”之后，我第一个发言。我讲了大致这么几层意思：一，体育新闻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但是，体育新闻，尤其是晚报体育新闻的最大属性是社会性；二，体育新闻的社会性决定了体育新闻的取材、角度和写作手法等等；三，晚报体育记者应该树立寓教于乐的观点，坚持体育新闻的社会性，为读者服务、为球迷服务，从而更好地宣传党在体育领域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发言中，我反复讲了“一个杯子”的例子。我说，一个杯子是有其价值的，但价值本身是看

目 录

徐世平成才的条件(代序)..... (1)

脚印(自序)..... (1)

题记一..... (1)

手拉着手 彼此的心一起跳动(2) 世纪大战惊人 场外舌战激烈(4) 约翰逊再次欺骗全世界(6) 约翰逊表现异常目击记(8) 摩西,仍然值得崇拜(9) 巫丹被取消参赛资格(11) 快似流星 艳若桃李(12) 世纪大战以外的镜头(13) 巴塞罗那奥运会特点显著(14) 最后十三秒巧做文章(16) 难忘今宵(18)

题记二 (20)

围棋的效应(21) 一局奥妙莫测的快棋(23) 依山傍

水添灵感(24) 藤泽秀行直言中日围棋(26) 中国
“文武卫士”把关守隘(28) 一念之差的恶果(29) 步
步多变化 粒粒皆辛苦(31) 餐桌上“反客为主”棋
枰上“多一口气”(33) 悠悠一子妙味生(34) 盘面平
淡 结局意外(36) 煮酒评棋 各有妙论(37) 棋圣
不圣? 老聂老矣?(39) 国际桥牌大师谈聂卫平打桥
牌(41)

题记三 (43)

在“快”字上做文章(44) “三连冠”带来的启迪(46)
中国女排前景如何?(48) 由东向西 中国女排战略
目标转移(50) 怎样看中国女排输给古巴队?(51)
世界女排的新格局(53)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
独木桥(55) 中国女排老化引来的思考(57) 中国女
排输得惨(58) 中国排球怎么了?(60) 骂过以后怎
么办?(62) 最佳二传手为何“难产”? (63) 匈牙利
男排的“特殊人材”(65) 美国女排众生相(66) 古巴
女排加冕在即(68)

题记四 (70)

沉重的十字架(72) 足球在流血! 谁之过?! (83) 上
帝是保加利亚人(90) 最……(97) “四流球队”击败
“老牌劲旅”(107) “弱者”又讲了一堂课(109) 英荷
两强激战实录(110) 现代足球就是这个样子(111)
沉舟侧畔千帆过(112) 美国佬说:去你的, 足球!

(116) 移民的“世界杯”?(118) “绿灯”已亮,谁能先行?(121) “鬼才”骚扰世界杯(123) 巴西、阿根廷给“拉丁派”争脸(126) 美国人突然发现了足球(128) 尼日利亚欲捧金杯(130) 黑马不黑 哥伦比亚队马失前蹄(132) 英足球评论家“预测”世界杯(134) “风流小子”推销足球(136) 国际足联棒打一切遭非议(138) 马拉多纳服用禁药属实(141) 马拉多纳躲起来了(142) 圈点世界杯八强(144) 足坛将是美国人的天下(146) 树倒猢猻散(148) 巴西荷兰踢出足球“精髓”(151) 既生瑜 何生亮(153)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155) 为足球拜年(157) 来自北方的“狼”(159)

题记五…………… (161)

当今运动员变异现象:俞建伟现象(162) 摔跤冠军“失业”记(164) 她为什么不让孩子玩球(166) 从争荣誉到要钞票(168) 大毛三毛的故事(169) 一位“禁区”管理人的自白(171) 出国风(172) 关于请洋教练的思考:冲击旧观念 改革旧体制(174) 中国请不起一流的洋教练吗?(176) 交出中国队教鞭的三个条件(178) 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180) 值得推敲的时间表(181) 怎么办东亚运会杂谈:树立一个新观念(183) “绝对的约束”和“绝对的自由”(185) 运动会的面子(187) 交通运行命脉所系(189) 一块钱与一份力(191) 从会歌、开幕式谈起(193) 贵宾——

接待的分寸感(195) 电讯服务三要素(197) “东亚效应”随意谈：按国际惯例办事(199) “路畅气顺”与“气顺路畅”(200) “遮丑布”?! (202) “义卖”的外壳(203) 重现大都市风采(205) 百闻不如一见(206) 借“神仙”之笔(207) 上海人找到自信了吗?(209) 不妨请些主管(210) 也谈运动员的心理训练(211) 四分球带来高中锋失业(213) 全运会办得有“世界级”模样(214) 放手走出去 大胆请进来(216) 得田径者得天下(217) 中国女排问题的真真假假(219) 体育馆路2号的人和事(223) 上海主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之我见(226) 从两个最后三分钟说起(232) 关于奥运战略的思考(234) 中国体坛兴奋剂问题(236) 不平衡的两岸体育交流(238) 千呼万唤出不来(240)

题记六..... (242)

女排名将陈招娣在做些什么?(243) 情同父子(245) 又见郎平(247) 聂卫平的武艺与情义(249) 伏明霞长大了(250) 钱大“情结”(252) 个园情怀(255) 寻梦何处(258) 淡泊是真(261) 真情似水(265) 阿宝轶事(268) 世事如梦(271) 老聂老矣!(275) 擦肩而过(278) 天性“叛逆”(281) 与你同行(285) 永不言败(289)

题记七..... (293)